

朝 阳

話 剧

謝 民 編 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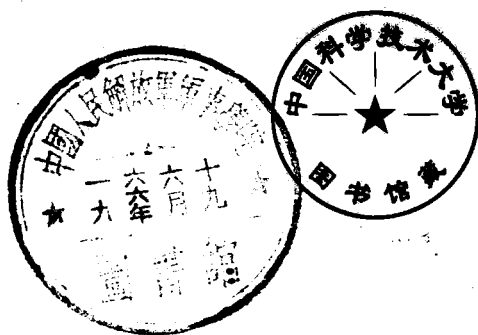


2 038 6434 5

朝 阳

話 剧

謝 民 編 剧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封面画：张守义

8361
571

朝 阳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918 字数50,000 印张2

开本787×960毫米 $\frac{1}{32}$ 插页

1966年5月北京第1

1966年5月北京第1次印

印数1—11300册

统一书号： 10069·918

定 价： 0.26 元

內 容 說 明

本剧描写南方某城市一所半工半讀学校的成长过程，展示了两种教育思想的尖銳斗争。

青年工讀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校长林恒，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闯将。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坚持試办半工半讀学校，以这种全新的办法来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教育局副局长林原，深受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影响，对青年工讀学校一开始就有错误的认识；在学校的成长过程中，她在一系列問題上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和抵触的情绪，并企图按自己的教育思想来改造学校的面貌。由此，引起了一场尖銳的斗争。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林恒坚持了学校发展的正确方向。学校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锻炼，使师生成为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文化的劳动者，使一座革命大熔炉的新型学校成长起来。



第一幕

林恒：“未来的新人，去开辟一条最有意义的生活道路吧！”



第 二 幕

工讀生們用自己的双手来开创学校的基业。



第 二 幕

刘秀梅不珍惜劳动成果，把紅薯扔在地上。同学们
义正詞严地責备她，要她把紅薯撿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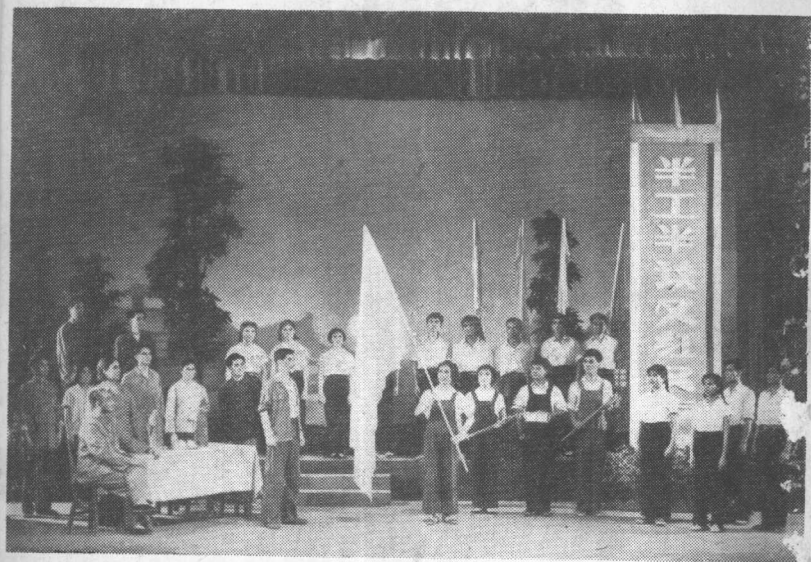
第五幕

車間变成了課堂。教师彭生正以生产上的“难题”作为教学上的“課題”。



尾 声

毕业前夕，秀丽和秀梅在暢談革命的理想。



尾 声

林秀丽：“新同学们，请接过这支红色的接力棒。”

广西壮族自治区话剧团 1965 年演出剧照

人 物

林 恒——男，三十四岁，某工讀学校校长。

林秀丽——十七岁，林恒的大哥的女儿，工讀生。

林 泰——七十岁，林恒的父亲，中共某市市委
委員。

林 原——四十岁，林恒的堂姐，某市教育局副
局长。

刘克成——四十三岁，林原的丈夫，医生。

刘秀梅——十六岁，林原的女儿，工讀生。

张思根——男，十八岁，工讀生。

雷小虎——男，十六岁，工讀生。

雷大昌——四十余岁，雷小虎的父亲，运粪工人。

彭 生——男，三十二岁，工讀学校教师。

方利珍——女，三十五岁，工讀学校教师。

韦社长——男，六十多岁，农村某人民公社社长。

工讀生甲、乙、丙、丁、戊、己、庚……

参加工讀学校传宝接班大会的各界代表多人。

事情发生在一九五八年夏至一九六二年夏之
間。祖国的南方，某市。

第 一 幕

〔一九五八年夏，某日傍晚。〕

〔林泰的家。室内陈设朴素简单，处处显示出这位工人出身的老同志的节约习惯。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生活照片。小桌上放着电话机。一侧有台旧缝纫机，上面放着要补的衣服。正面是窗子。〕

〔幕启，静场片刻，林秀丽神情兴奋地唱着歌上。她是个热情、真挚，有一股子倔劲的姑娘。〕

林 秀 丽 北大荒，伸出你的双手，迎接你的新兵吧！

〔林恒身披球衣，捧着足球上。他是个朝气蓬勃、性情刚毅、思想敏锐的人。〕

林 恒 秀丽！

林 秀 丽 誰？

林 恒 火炭头！

林 秀 丽 紅煤球！三叔，一跑半个月，也不回来看看人家噠。

林 恒 哼，我根本就把你忘了。

林 秀 丽 哎，我可天天想着你。瞧你这打扮，团市委

副書記，活象个标准球迷！

林 恒 这話不假，今天我到市里各个学校轉了一圈，后来在二中踢了場球，踢得真痛快，結果……

林 秀丽 赢了？

林 恒 嗨，大敗而归！

林 秀丽 哈，我长这么大，就沒見過你赢过一次球。三叔，你真是越活越年輕了。

林 恒 噢，老不了。干青年工作，就好比吃了副长生不老药，到你成了八十岁的老太婆，叔叔我还是个老青年！得，給盆水洗个脸！

林 秀丽 有，現成的，洗吧！（唱起歌来。）

林 恒 看你，考完高中这么輕松，还没发榜呢，就这么高兴啊！

林 秀丽 考上高中当然高兴啦，可我呀，还有比这高兴一百倍，一千倍的事哪！嗨！三叔，干脆告訴你吧，我准备离开你們了！……

林 恒 离开我們？到哪里去？

林 秀丽 你瞧！（把决心书压在他手上。）

林 恒 ……决心书？噢，你要到北大荒去？

林 秀丽 对啦，三叔，我的心呀，早就飞向祖国遙远的北方，飞向那千里冰封、万里雪飄的地方去了……（朗誦起来）

天空是我們的被，
大地是我們的床，
扯下云彩当紗帳，

我們最愛早晨的紅太陽！
听，总路綫的号角多么响亮，
大跃进的歌声多么激昂，
讓我們挺起胸膛，张开翅膀，
迎着暴风雨飞翔！……

林 恒 嘿，真够浪漫主义的！

林 秀丽 三叔，你批准我的請求吧！

林 恒 可你为什么要去北大荒呢？

林 秀丽 鬧——革——命！……三叔，解放前，奶奶死在国民党的老虎凳上，爸爸媽媽在工厂給特务枪杀了，他們都为革命牺牲了，可我干了些什么呀？三叔，爷爷为革命战斗了一生，滿头白发，还在日以继夜地工作。現在組織上已决定他退休了，可他老也閑不住，不是关心这个事，就是关心那个事。三叔，就說你吧，你从十四岁在厂里当学徒时就开始鬧革命，可我都十七岁了，十七岁了，还光吃飯不干活。三叔，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林 恒 明白，明白。秀丽，实对你說了吧，叔叔我也要走了。

林 秀丽 什么？你也要走？

林 恒 是啊，我是回来拿行李的。

林 秀丽 上哪儿去？

林 恒 南——大——荒。

林 秀丽 南大荒？中国还有个南大荒？

林 恒 对，全中国等待着我們去創業的地方多着哪，南大荒那地方甬說多帶勁了，这功夫，我一閉上眼睛就好象看見它了……我不会写詩，可这里边（指自己的心）的浪漫劲不比你少呀……

林 秀丽 那儿也很艰苦嗎？

林 恒 看来不比北大荒輕松。

林 秀丽 嘿，一个南一个北，真好！三叔，你們那儿也是个农場嗎？

林 恒 它呀，要它象农場它就象农場，要它象工厂它就象工厂，可說到底，它还是所学校。

林 秀丽 嗨！鬧了半天，原来是所学校呀……

林 恒 瞧不起嗎？这所学校可不簡單，它既要你劳动生产，又要你认真学习知識，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要你懂得什么叫革命！

林 秀丽 嗨，真好。这是什么学校，它大嗎？

林 恒 說它大，也真大，大到和共产主义有联系；說它小，也真小，小到目前連一片瓦一块磚都沒有！

林 秀丽 哟，真够神啊！三叔，你能去，真好，将来我一定要到你們学校去参观参观。

林 恒 非常欢迎！可現在我們想的不是叫人来参观，而是战斗！

林 秀丽 这么好的学校，一定会有好些人給你們递战斗申請书的。

林 恒 噢？真的？

林秀丽 当然罗!

林恒 这么說,我們那里值得去?

林秀丽 当然值得去!

林恒 好! 那……(从秀丽手里拿过决心书)你就和我一起到南大荒去吧!

林秀丽 啊?! 鬧了半天,你是在打我的主意哪!(夺回决心书。)

林恒 秀丽,怎么样?

林秀丽 我,我……

〔刘秀梅兴冲冲地上。〕

刘秀梅 噢,舅舅,你也在家,你好!

林恒 噢,小机灵来了,出院了。

刘秀梅 好了。姐姐,我今天打了两次电话,都沒找到你,你到哪儿去了?

林秀丽 我們在商量一件重要的事儿呢,你瞧。(递给秀梅决心书。)

刘秀梅 她还蒙在鼓里呢,(对秀丽)刚才我到学校去,听說你們組张思根他們申請去什么青年工讀学校了!

林秀丽 青年工讀学校?

刘秀梅 是啊,誰知道这是个什么学校? 他們把它宣传成什么……“南大荒”!

林秀丽 南大荒?(看林恒)哦,原来……

林恒 (止住她)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刘秀梅 张思根他們一听都爭着报名,要求重填志願,他們还鼓动我去呢!

林 恒 那你打算去嗎？

刘秀梅 我？（笑了笑）舅舅，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宁願在家白呆一年，也不拿自己的前途去开那个玩笑！

林 恒 哦，去这个学校是拿前途开玩笑？

刘秀梅 难道不是嗎？舅舅，听說这个学校穷得連片瓦也沒有，一切都要学生自力更生哪！我看哪，等把宿舍、課堂盖好，还不就得三、四年，还上什么課？他們說是培养什么农业四化人材。

林秀丽 培养农业四化人材！

刘秀梅 我看那，頂多能当个泥瓦匠，怎么考大学？我才不去当傻瓜！

林秀丽 什么？这叫当傻瓜？

刘秀梅 那当然是哇。

林 恒 秀丽，你說呢？

林秀丽 好，三叔，（交上决心书）这就算我的决心书吧，請你批准我去建設这个叫人动心的南大荒吧！

林 恒 秀丽，你不怕上当嗎？

林秀丽 不，三叔，鬧革命不叫上当！

林 恒 你不怕艰苦？

林秀丽 艰难困苦才能磨炼人的意志！

林 恒 你不嫌那儿穷？

林秀丽 ……穷則思变！

林 恒 好样的，让我代表青年工讀学校，接受你这

个南大荒的开拓者吧!

刘秀梅 (意外地)啊?! 舅舅,你就是……

林恒 噢,我就是青年工讀学校的工人兼校长,你想不到吧?

〔林泰上,他是位鬚发皆白的老人,拄着拐杖。

林秀丽 爷爷回来了! 爷爷,医生叫你好好休息,你总不听话,又跑出去了!

林泰 不要紧,不要紧!

刘秀梅 外公!

林泰 噢,秀梅来了,外公可想你呢,怎么? 身体完全复原了吗?

刘秀梅 动了手术以后,还重了两公斤哩!

林泰 耽误了统考,听说你哭鼻子了?

刘秀梅 外公,急性阑尾炎,真叫人没办法,这样倒霉的事给谁遇上会不伤心呢? 不过,现在我想通了,今年误了还有明年。爸爸说,埋头自学一年,功课的基础可以打得更扎实。

林泰 嗨,你爸爸真会给你拿主意啊!

林恒 瞧瞧,她们俩真是各有打算啊!

林秀丽 爷爷,我来不及征求你的意见……我已经把给北大荒的决心书给了南大荒了。

林泰 南大荒?(看看林恒)你可真有两下子,一轉眼的工夫就把招生簡章貼到家里来了。

林恒 这样的革命,难道能不打自己家里开头吗? 爸爸,今晚我就搬去,我得收拾行李去了。

林 泰 今晚就搬去？好，不留你！

林 恒 哎，你想留还留不住呢。爸爸，今天我到市委去了，赵书记又对我说了：“林恒，你们要好好管管咱们的老头儿，叫他好好休养，他要不听，就强迫他休息！”

林 秀丽 爷爷，你听见了吧？

林 泰 嗨，多厉害呀！

刘 秀梅 应该！

〔林秀丽、刘秀梅笑起来，林恒下。〕

林 泰 孩子们，卖瓜的很少有说瓜苦的，他们那儿可不是儿童乐园哦？

林 秀丽 不，爷爷，你不是说，不在艰苦斗争中磨一磨，总是块软面团，风一吹，雨一淋，稀里嘩啦，浆糊一盆！

林 泰 嘿！专捡我的零碎！秀梅，你看姐姐想的对吗？

刘 秀梅 姐姐，我还得再劝劝你，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虚度宝贵的一生呀！

林 泰 噢？照你看来怎样才不虚度你宝贵的一生呢？

刘 秀梅 我想，至少应该作一个有作为的，对人民有伟大贡献的人。

林 泰 哦！伟大的贡献！说说，什么是伟大的贡献？

刘 秀梅 我想当一个真正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外公，你没有看到昨天晚报上已经登了我四句诗了吗？